



阅读中成长

# 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 推理故事

◎ 涂滢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 推理故事

涂澄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推理故事 / 涂澄编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48 - 4079 - 1

I. ①世… II. ①涂…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170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90 mm × 960 mm 1/16 印 张:15

字 数:18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9.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聪明的凶手 .....	1
雇凶游戏 .....	5
疯狂的茶会 .....	8
都是贪念惹的祸 .....	27
致命的预言 .....	35
阿里巴巴的洞穴 .....	42
蓄谋已久的枪杀案 .....	62
塞利的阴谋 .....	65
宅邸奇案 .....	69
假绑架的漏洞 .....	83
一支唇膏 .....	90
罗纳德的妻子 .....	98
执法的潜入者 .....	106
枉费心机 .....	116
都柏林神探 .....	122
索菲克的死 .....	143
杀手杀杀手 .....	149
神父断案 .....	155





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推理故事

自杀背后的阴谋 .....	173
钻石大盗 .....	178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	186
电话机杀人 .....	202
山本用毒之谜 .....	206
认输的露屋君 .....	218



## 聪明的凶手

【英】希区柯克

傍晚时分，湖面退却了原有的色泽，变成了乌蒙蒙的一片。

忽然一阵风儿吹得岸边的树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声音。

湖面上有一只小船，轮廓不太分明，随着水波一荡一荡的，可以看见船上有一人。那是艾丽丝，她有着一头蓬松的头发。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她摇着头，甩了甩长发。

“它就好像是月亮的尾巴一样。”旁边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正是她的丈夫杰克。

艾丽丝低着头，看见了水中的月亮。

她说：“这么热的天，月亮还爬出来，真应该下一场雨。”

杰克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听上去非常沙哑。“我说的是你的头发，亲爱的。”

“我知道。”艾丽丝也逢迎似的笑了笑，她知道，杰克喜欢别人这样。在他高兴的时候，她也得高兴；他笑的时候她也应该笑。

正为了取悦于他，所以艾丽丝笑了。她一边笑一边说：“当然，我知道，它们看上去的确像月亮的尾巴。只是，这天气真的很热，不是吗？”

她说完这些在她自己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话后，深深地舒了口气。其实她是在心里说：“我恨你，杰克！”

这是郁积她心中很久的想法，她早就不能再忍受厌恶的杰克了。所以，她才会想出这个办法来，带杰克到湖面划船。她有自己的一整套计划。

眼前这个人，在她看来，只是个肥胖而且愚蠢的家伙。她是他的妻子吗？她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她能挺下去，直到最后的那一刻。

此时此刻，她在心里说：“我恨你。”



可是，她不能把自己的想法暴露出来。不然的话，她的计划就等于一场空了。

于是，她装作满心高兴地划起桨来。一边划，还一边哼着曲子。

过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她放下桨，又俯身笑了起来。她想，在杰克看来，她现在一定非常愉快。

但是，如果让杰克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想，那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是的，如果他知道我现在这么恨他，他一定会杀了我。

她一想到这里，就越发地恨他了。于是，她转而又想到，他可能也恨她呢。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会杀了她的。这想法让她浑身发抖，内心为之一震。

当她不再发笑时，他伸过手来抚摸她。这让她感到一切都并不是那么糟。事实上，他并不恨她，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他当然不知道她现在恨他了。

是啊，她是他的妻子，她是他的。每当她看着别的男人时，他就总是这样提醒她。

又起风了，吹起了艾丽丝的裙摆，一条雪白的大腿露了出来。他把手伸到了她的腿上，来回地抚摸着。

杰克可是个玩弄女人的高手，他有过很多的女人。而她，艾丽丝，只是那很多个女人中的一个。

他的指尖轻轻地抚过她的双峰、腹部、背部以及大腿根。于是，她不禁发出了阵阵呻吟，突破了黑暗的湖面和岸边的树林。

然后，杰克亲吻了她。虽然如此，那奇怪的念头仍然在她心中此起彼伏。甚至于她开始怀疑，自己在呻吟的时候，会不会无意把那句话说出来。

她在心里不停地说：“我恨他，他会因此杀死我的。”

“亲爱的。”她突然说。这句话是在无意中发出来的，因为她害怕他看出了她的破绽。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庞大肥胖的身子在她上面移动。小船也跟着晃动起来，直到他累了，一头倒了下来。脑袋伏在她的大腿上。

她的手滑过他的脸庞，抚摸着他的脖子。但那些话仍然挥之不去。她感到他在不停地哆嗦着。她想再叫他一声，但心里却在叫：“杀了我，你会杀死我……”

他会杀死我，她想，但我也可以杀了他。

没错，她就是这么想的。虽然他是个大块头，强大无比。他有的是力气，而且有钱，有自己的仆人。但是，她仍然想杀他。

她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而且接下来，她正是要这么做。她是杰克的妻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已经将近十年。她要是成了杰克的遗孀，她将继承他的所有财产。反正现在杀死他不是什么难事。

在月光下面，她可以看见他的脸。几年之前，他还只是瘦瘦的，可是这么快他就胖了起来。下巴上的肉叠成了一层一层的，脖子上全是肥肉。她又感到极大的厌恶。

杰克虽然身强力壮，但是，他却不会游泳。这一点，艾丽丝比谁都清楚。

她的耳边总能时时听见那句话：“我恨他，我恨他……他会杀死我……”

一旦失去了这次机会，她就很难再做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她完全可以做得到。

她只需要把小船弄翻，自己紧紧抱住他不放，直到他被淹死在水里。然而，精通水性的她，可以抓住小船，让自己处在安全之中，再大喊救命。人们会把她从水里救起，到时候，她可就是有钱的寡妇了。

这时，杰克安详地躺在她的大腿上。她小心地抚摸着他的脖子，双手渐渐向他的脖子靠近。死死抓住他的脖子，就可以杀死他。他始终躺在那里，像个死人一样。

她丝毫不知道妻子心里在想着什么。这个可怜的肥猪、蠢蛋，和她比起来，他一点也不配活在世界上。

“你真漂亮，艾丽丝。”他突然睁开眼睛，喃喃地说。

她又笑了起来，这回是发自内心的愉快与得意，这再自然不过。

他继续说：“是的，你真的是太漂亮了，艾丽丝。我爱你，亲爱的。你也爱我，对吗？”

“当然了，我的傻瓜，杰克。”她柔声地说道。她想，过了今晚，她就再也不用这样装下去了。

“如果你不爱我，我会看得出来的。”杰克粗声粗气地说，“是的，我肯定会发现的。艾丽丝，如果你不爱我，如果因为我不能让你满足，你不爱我的话，你最好告诉我。”

这是最后一次了。她想，直到现在，她允许他最后一次怀疑她。当然，她也可以最后一次说谎。她抚摸着他的脸，很轻很柔地抚摸着。“亲爱的，你真是个傻瓜。”



她一边说，一边故意轻轻地摇着小船，让小船晃了起来。

他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小船又晃了一下，比刚才明显要重些。她继续亲吻着他。她想，要做到这些，对眼前这个笨蛋来说真是太容易不过了。

杰克伸过手来，抚着她的头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艾丽丝。我完全知道，我还没傻到那份上。”

她叹了口气，对他笑了笑，她的眼中，充满了关爱、仁慈和信任。她再一次深深地亲了他，小船晃得更厉害了些。

她猛烈地蹬了一下，小船向一边倾斜了许多。于是，湖水流了进来。他们双双落进了水里，她顺势抓紧了他的喉咙。

他们在水里拼命地挣扎着，水面腾起很大的波浪。她一只手伸向小船的方向，另一只手仍不忘紧紧地抓住杰克。

没有费太大的工夫，她终于抓住了小船的一角。然后，她朝着杰克使劲地猛踢起来，就在她要停下来，返回到小船上去时，突然感到头皮一阵发痛。

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在往下沉。她那像月亮的尾巴一样的长发，已经被杰克死死抓住，她不停地向下沉去。

她的手还抓着船舷，试图想要再往上爬。但是，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一声闷响。是杰克的脸撞在了她的脸上，在水下，她看到了他那因难受而显得恐怖的脸。

她拼命地踢着杰克，但是，他在水下却更加用力地揪着她的头发不放，痛得她几乎快要叫出来。

有那么一小会儿，她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浮到水面上去了。那一刻，她真想张口大声呼救。可是，她听到的，却是从水上传来的声音：“艾丽丝，你的这些想法我统统都知道。我一直就知道。”

关键时刻，杰克的粗胳膊和大力气救了他。而她，却只能在水下面无力地挣扎。她张大嘴巴，既想呼救，又想喘出一口气来。但是湖水都灌进了她的嘴巴，直逼进她肺里。

最后，她听到了声声尖叫。那是杰克的声音：“救命，救命……谁快来救救我啊……”而她却在往更深的水底沉下去。

她所能看到的，只是无尽的黑暗。自己的整个身体，好像都与湖水合为一体了。她想，我恨他，他也早就知道了吗？现在，他果真杀死我了。





# 雇凶游戏

【英】阿·弗雷泽·希洛克

“洛其。”一声低沉而突如其来的声音，一下子将洛其惊醒过来。他猛地从床上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房间里的灯倏地亮了起来。

耀眼的灯光使洛其的眼睛有些昏花，等他的视觉恢复正常时，一个男人正站在自己床边。

这个神秘人士满面杀气，正手持一支安装着消音设备的粗口手枪指着自己。洛其顿时呆若木鸡，片刻才颓然地长叹一声，说：“唉，该来的终归会来，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西班牙这个不入流的小旅馆中。”

对方冷若冰霜地说：“不错，这只是迟早的事。九个多月前，我就已经受雇于高利安先生。为了你，我历尽千辛万苦，从美洲到非洲，再到欧洲，最后才到了这儿。先生，我真不得不佩服你的机敏，有好几回，我都以为已经断了线索，再也无法追捕你这个猎物了。”

洛其的枕头下面正压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悄悄地将手伸向枕头，打算乘对方说话之际抽出手枪出其不意地将其击毙。

可对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他的意图，冷笑着说：“洛其，你死了这条心吧，你枕头下的枪已经被我取走了。”

洛其心里一惊，他的手也在枕头边停住了。他不得不对这个杀手刮目相看，说：“先生，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谨慎、机敏的人，可毕竟还是你棋高一着呀，我可最终还是未能逃得过你的手心。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我不想自己连死在谁的枪下都不知道。”

那个杀手面无表情地说：“你听好了，我叫哥本，我敢说自己是——一个精英杀手。洛其先生，高利安先生肯为你付那么高的酬金，足见他对你的重视。”

洛其又凄然地一叹，说：“唉，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重视我的。我不

过是厌倦了黑道上的罪恶，想退出江湖而已，他却以为我要背叛他。”

哥本说：“对不起，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受雇于人，就一定要完成任务。洛其先生，你该上路了。”

洛其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恐慌，额头上也不由地冷汗淋漓，他望着哥本，苦苦哀求：“先生，只要你放过我，我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你要多少钱也无所谓的，只希望你不要杀我……”

可哥本丝毫不为之所动，说：“很抱歉，我已经接受了别人的雇佣，如果放了你，一定会有损我一个职业杀手的名誉，这个你应该能理解的。”

洛其彻底绝望了。知道自己今晚已经难逃一劫，他心里反而镇定了下来，说：“算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了。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后面那张书桌中间的抽屉里有封信，我死了之后，请你看一下信，然后替我转交给高利安，好吗？”

“没问题。”哥本话音刚落，就听他的手枪发出一声闷响，一颗子弹穿膛而出，击在洛其的额头正中。洛其神色一僵，整个人往后跌倒在床上，再也无法动弹了。

哥本面不改色地收起手枪，又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照相机，将洛其的脸部表情拍了下来，好向雇主证明自己已完成任务。

接着，哥本又走到书桌边，取出抽屉里的那封信，看完之后塞进衣兜里。他检视了一下房间，打开房门往外面略一察看，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那个高利安早就等不及了，一见哥本回来，就激动地一把攥住他的手大嚷起来：“太好了，总算把你盼回来了，你终于除去了我的心腹大患，那家伙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宁呢！哥本先生，太感谢你了，洛其的照片在哪里，快给我看看！”

哥本一声不吭地取出照片，高利安迫不及待地夺了过来，翻来覆去看着照片上洛其的死状，心花怒放地说：“好，干得好！哥本，酬金我已经打到你的瑞士银行账户里去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嘿嘿，你杀死洛其之前，这个懦弱的家伙一定非常害怕，一定会痛哭流涕地向你求饶吧？哈哈！”

哥本淡淡地说：“没有，他非常冷静，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不惧死亡的一个。”

高利安一怔，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看来你也够累的，去好好休息一下吧，这里就不麻烦你了。”

哥本又取出一封信，有些轻蔑地一笑，说：“我当然会走，这是洛其先生给你的信，你看一下吧。”

高利安不解地接过信封，抽出信笺。只见信笺上的字十分工整，是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高利安不由地念出声来：“我知道你一定会雇请杀手取我性命，为了讨还公道，我在这封信的信封里装了一笔钱，如果这个杀手让你看到这封信，就说明他已经收了钱，同意接受我的雇请杀掉你。我等着你，高利安先生！”

高利安骤然变色，那张信笺从他手中跌落到地上，人也吓得摔向了地板。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精确地击中了他的额头正中，就如洛其那样。

## 疯狂的茶会

埃勒里·奎因

外面下着冒烟的大雨，漆黑一片，满地的泥泞。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火车站门口，觉得在这样糟糕的天气来到长岛这个偏僻的地区真是有些失意。而且该死的欧温在哪儿呢？他心想，干脆给欧温打个电话表示一下遗憾，就搭下一班火车返回去算了。就在这会儿，车站前开来一辆溅着水花的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穿制服的黄头发小伙子。

“是埃勒里·奎因先生吗？”他眯缝着眼睛问道。

“是。”埃勒里叹口气，轻声答道。

“哦，真对不起，我是欧温先生的司机，我叫米兰。欧温先生不能亲自来迎接您，非常抱歉，因为家里有好几位客人……请上车，奎因先生。”

埃勒里上了车，心里很不痛快。他和欧温其实只是一面之交，欧温无疑是要把他当做一头受过训练的海豹那样展览一下，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些惊人的犯罪案件，叫他觉得自己真像个珍奇怪物。这次他绝对闭口不谈罪案。不过欧温说艾美也会光临，他倒挺想跟艾美相识。据说她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外交官的女儿，性格很怪，后来进入了演艺圈。兴许她是那类自命不凡而装腔作势的女人吧？此外，欧温还想请他看看新近买下来的那幢怪可爱的房子。

小轿车在黑夜里溅着水花行驶。

米兰沉默一阵后告诉埃勒里：“今晚欧温先生家里挺热闹，先生。琼纳森小少爷明天过生日。小家伙9岁了，爹妈要给他举办一次茶会，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少爷现在还一点儿也不知道呢。他准会惊喜万分。”

“但愿如此！”埃勒里嘟哝了一句就陷入了沉默。

理查·欧温那幢怪可爱的房子有个三角屋顶、五颜六色的石墙和色彩鲜艳的百叶窗，坐落在一条两边排列着高树的小道尽头。房子里灯火



通明。

“我们到了，奎因先生！”米兰先下车，扶着车门，“您一蹦就可以跳到门廊上，不会淋湿的。”

埃勒里只得这么办。米兰从车上取下行李，微笑着说：“门开着呢，大伙儿没准都在观看表演。”

“表演？”埃勒里纳闷地问。

米兰推开前门，请埃勒里走进去：“我去找一下欧温先生……他们正在排戏……琼纳森小少爷醒着的时候没法排，所以得等他睡觉之后大伙儿才排练。您要知道，这全是为了明天的生日茶会。那个小家伙特别好疑，他们在他身上可没少费心思……”

埃勒里站在门厅，望着那间宽敞而漂亮的客厅：“这么说。他们是在排戏……好，那就让他们排吧。等他们排完，我再进去。”

米兰把行李放下，手碰一下帽檐，便在门外的黑暗中消失了。埃勒里脱下雨衣和帽子，把它们挂在衣帽间里，然后在前厅的壁炉前烘烤两只冻僵了的手。他隐隐约约地听见从客厅传来一阵说话声。

一个女人装着女孩子腔说：“好了，请往下说吧，我再也不打断你的话啦……”

埃勒里心想这准是艾美，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他走到客厅门前，靠着门框往里观看。真是一幅叫人吃惊的景象。

客厅里装饰得很时髦，尽头那边给腾空了，用一块浆过的床单当做帷幕，可以随意开闭。幕开启着，那边摆着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杯盘刀叉。首席坐着艾美，异想天开地穿着一件小姑娘的罩裙，浅棕色头发披散在肩头，两条瘦长的腿穿着白短袜，脚踏两只矮跟的黑便鞋。她身旁坐着一个扮成白兔的角色，两只大长耳朵直直竖着，毛茸茸的脖子上扎着一个大蝴蝶结，嘴一张一闭地说着人话。大白兔旁边是扮成懒耗子的角色，一张笑眯眯的小脸，动作懒散，像是没睡醒似的。在这个小懒耗子后面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角色，长着两条扫把眉毛，系着一条带花点儿的蝴蝶结，身穿一套老式服装，头戴一顶布制的高帽子。

观众是两位妇女：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和一个高胸脯、红发碧眼的漂亮女人。埃勒里瞥见另外一扇门前还有两个女仆伸头进来偷看，咯咯发笑。

“是在排练《爱丽丝漫游奇境》中那个疯狂的茶会！”埃勒里心里



在想。

等到帷幕晃晃悠悠地合上，埃勒里一边鼓掌一边走进客厅：“太棒了！”

高帽子先生张大两眼，摘掉帽子，迎向埃勒里。他那张涂了油彩的脸显出既宽厚又有点儿狡猾的神情。他是个中年胖子，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儿：“奎因，你什么时候到的？什么事叫你耽搁了？”

“家务事。欧温，你这身打扮蛮自然。我真不明白你干吗进入了金融界。你天生是个扮演高帽子这类角色的好演员嘛。”

“是吗？”欧温得意地咯咯笑了，“我确实一直想登台演戏，因此一直在鼎力赞助艾美的演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丈母娘。”他指着那位白发老太太，“劳拉的母亲——曼斯菲尔德夫人。”老太太微微一笑，可埃勒里发现她的眼神很机警。“这位是加德纳太太。”欧温又指着那个高胸脯、红发碧眼的女人。“信不信由你，她就是那边那个毛茸茸的白兔的太太，哈，哈，哈！”

欧温的笑声叫人觉得不免有点儿失礼。埃勒里朝那位美貌女郎一鞠躬，紧接着说：“加德纳！莫非您就是著名建筑师保罗·加德纳的太太？”

“岂敢，岂敢！”大白兔怪声怪气地说，同时脱去面具，露出一张小瘦脸，两眼闪闪发光。“你好，奎因！自从我在舒尔兹谋杀案给你爹作证以后，咱俩还没见过面。”两人握握手。

埃勒里说：“加德纳太太，您有一位非常聪明的丈夫，在那起案件侦讯中，他一眼就把凶手辨认出来了。”

“我一直说保罗是个天才，”红发女郎一边微笑，一边用低嗓音说，“可他信任我，认为我是这人世间唯一不欣赏他的人。”

“得了，卡萝琳。”加德纳尽管笑着抗议，两眼的的光芒却消失了。不知什么缘故，他还瞥了一眼欧温。

“你一定记得我的太太劳拉吧，”欧温拉着埃勒里的胳膊，嘻嘻哈哈地说，“是不是一只可爱的懒耗子？”

劳拉的母亲曼斯菲尔德夫人顿时收敛笑容，欧温竟然在公开场合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劳拉是个小巧玲珑的妇女，眼神倦慵，面颊已经松垂。

“这位呢，”欧温像牲口贩展示一头获奖的母牛那样得意扬扬地说，“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演员艾美。艾美·韦罗斯小姐，来见一下奎因先生。他就是我一直跟你说起的那位破案专家。”

“奎因先生，您看到我们方才排戏了吧。”那位女演员喃喃道，“我希望您不是来这儿办公事。倘若是的话，我们马上就换上便装，好让您办正事。”

“不，不，”埃勒里冲她说，“穿着戏装更迷人。我更喜欢您扮演的爱丽丝。”她顿时做出爱丽丝小姑娘那种可爱的表情。

“你一定认为我们不是疯子便是傻子吧。”欧温笑着说，“请坐，奎因。我们正在为明天琼纳森的生日茶会彩排节目，邻近的孩子都接到了邀请信。这是艾美的主意，她从剧团带来了戏装。要知道，他们上星期六已经演完了最后一场。”

“我们就排到这里为止吧。”保罗·加德纳说着开始脱去戏装，“卡萝琳和我回家，还要有一段艰苦的旅程呢。下雨天，满地泥泞，一定很不好走。”

“是啊，简直糟透了。”埃勒里彬彬有礼地说。

“这我可不同意，”劳拉·欧温说，她身材矮小，毫无性感，“在这种大风大雨天开车回家太危险啦！卡萝琳，你和保罗今晚得住在我们这儿。”

“只有4千米路，劳拉。”保罗·加德纳喃喃道。

“不行，在这种坏天气，那可比40千米还要远！”欧温插嘴道。他那张涂了油彩的脸显得特别苍白而黏糊：“就这么定了！我们家有好几间客房。保罗在设计这幢房子时，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

“这就是建筑师机灵的一面，”艾美做了个鬼脸说，一屁股坐到一张沙发上，把两条腿盘在身下，“人家家里有几间客房是瞒不了他们的。”

“别在乎艾美说的话，”欧温笑着说，“她是演艺圈里出名的尖嘴姑娘，没有一点儿规矩。好，就这样定了。保罗。怎么样，再喝一杯？”

“不喝了，谢谢！”

“卡萝琳，你再来一杯吧？你是在场唯一最随和的美人儿。”

埃勒里意识到他的主人在兴高采烈的外表下真是有点儿醉了。

加德纳太太卡萝琳睁着大眼望着欧温：“好吧，理查！”两人眉来眼去地相望。欧温太太不自在地转身去整理她那身笨重的戏装。

曼斯菲尔德夫人起身，对大伙儿说：“请原谅，我有点儿累了。我年纪大了……劳拉，亲爱的。”她走向她的女儿，吻了一下她那皱起的额头。

大伙儿嘀咕了几句。埃勒里看不惯这种叫人尴尬的局面。恨不得马上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埃勒里猛一下子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从凌晨一点钟醒来就被窗外的雨声搅得不能安睡，于是坐起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手表看看。时间是两点过五分。他回想起女主人方才尽管十分周到，却总显得愁眉苦脸的，男主人则像这场暴风雨那样叫人觉得闹得慌。他侧耳听听旁边房间里的动静，琼纳森小少爷像是在打着呼噜，睡得很香甜。

两点十五分，他还是睡不着，便开了灯，穿上睡衣，想到楼下书房去找本书看看。他打开房门，探头向外瞧瞧，只见楼梯那边亮着微弱的灯光，四下里一片寂静。他蓦地感到一阵恐惧，自己也闹不清是什么缘故。接着他慢慢走下楼梯，不知电灯开关在何处，便摸着黑走进前厅。他琢磨书房一定是在前厅壁炉的另一边，可是炉火已经熄灭，一点儿亮光也没有。他在大雨淋漓的响声中摸索到书房那扇门，轻轻地把它打开。这时他已经习惯了黑暗，凝目探视那间屋里的摆设，里面一片漆黑……他正要走进去，却止了步，觉得那里不像是书房，他肯定走错了房间。他像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注视了一下前面那片黑暗就轻轻地把门关上了。

他又摸索着朝左边走去，走了几步摸到另一扇门。他打开门，扭开电灯开关，正是书房。窗帘紧闭，室内还像他跟主人在上楼睡觉之前见到的那样杂乱无章。

他走到沿墙那排书架前，浏览了一下，最后抽出一本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以便消磨这个无聊的长夜。他关上灯，走出书房。前厅的楼梯上有脚步声，他抬头定睛一看，发现楼梯口那儿有个男人的侧影。

“是欧温吗？”那人小声问道。

埃勒里笑道：“是我，奎因。加德纳，你也睡不着吗？”

他听见那人松了口气说：“老天，可不是，我正要下楼找本书看看。我妻子卡萝琳在我隔壁那间屋里睡得死死的，她可真能睡！今天夜里气候反常，叫人睡不安稳。”

“也许你喝多了吧？”埃勒里一边说，一边登上楼梯。

加德纳身穿睡袍，头发乱蓬蓬的：“说实话，我一点儿酒也没喝。都是这场讨厌的雨闹的。”

“也许是的。你要是睡不着，何不到我屋里来抽支烟？”

“那合适吗？”

“搅我的觉吗？不会的。我下楼来就是为了找本书消磨不眠之夜。聊